

暖意

□流光溢彩(南充)

“天啦，我活了几十岁从来都没这么关过，为啥子要这样关我嘛？”窗户前，母亲边捶胸顿足地吼，还时不时地拍打着防护栏。

“妈，求求你，不要吼了嘛，您看新闻视频，听小区放的广播这些，哪一样不是提醒大家尽量少出门。”儿子赶紧上前扶着母亲，生怕激动中的母亲摔倒。

年轻时的母亲比较好强。小时候父亲长年在外工作，只有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忙，平常都是母亲侍奉奶奶还带着两个孩子。记得七八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奶奶突然生病，村里赤脚医生说必须要去镇上的大医院，家里没有一个有体力的人可以依靠，村里人劝母亲给父亲带信，让父亲回来。母亲没有言语，手脚麻利的把奶奶的换洗衣服收拾好，怀揣存了几年的积蓄，把奶奶背到铺好棉被的鸡公车上，让兄弟两人看好家，硬是自己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把奶奶送到镇医院住院。奶奶一直说母亲是个好儿媳，要父亲家里的事情都多听母亲的。村里的人都非常尊重勤劳持家、孝敬长辈的母亲。

现在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安家，父亲退休后，母亲咬牙把用来养老的积蓄在儿子们家附近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，说是儿子们孙女们回来有住的地方。

今年春节，父亲母亲只做了少量的腊肉香肠等年货，再加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，一家人没像以前，从大年三十到初五都在父母家过年，今年只有两个儿子轮流去看望父母。今天么儿子和儿媳刚进门母亲就朝他们一通吼，读大学的孙女希儿没来。

“那些被传染的人不是都被隔离了吗？我们是正常的，为啥不能出去？”母亲抓着儿子问。

“妈，正因为现在是病毒暴发期，你也不知道经过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携带病毒？有没有症状？你看你都是要满80岁的人了，身体不比年轻时抵抗力好，都说了，这个病毒最容易传染给抵抗力差的人。”儿子望着母亲说。

“有那么怪，就被传染上了！”母亲声音低了低了些。

“您看人家钟南山院士80多岁了，为了防控疫情还在武汉一线，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一群医务人员抗击病毒！”儿子提高音量。

“比我年龄还大？”母亲抬头望着儿子。

“是呀，我们应该按照政府的要求：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室内常通风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和聚会，不给国家添乱。”趁机儿子将注意事项重复一遍。

“我从来没有给国家添过乱哈。”母亲急切地说。

“妈，我们都知道，您最有分寸！最支持国家的！您常说：爸是共产党员，我们不能拖后腿，现在政策又这么好，要珍惜！”么儿媳赶紧补充道。

“妈，我是说万一哈，您不小心传染上了，您又传给我们两家人，我们又传给跟我们接触的人，您老说说，这该有多少人？”儿子故意把事态说得严重。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？”母亲急切问道。

“所以才要听政府的，不出门、不串门、不扎堆、勤洗手，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了家人，也不会给国家添乱。”儿子再次强调。

“我不添乱哈！”母亲快速表态。

“你妈在家呆三天了，就是没去走路，脚有点僵，没事，她发泄一下就好了。”父亲递给母亲一杯水。

“来，我们一起把屋子收拾一下，消一下毒，中午让希儿过来包饺子。”么儿媳马上接话。

“老头子，你一会儿给希儿打电话让她戴口罩才出门哈，我们先收拾屋子。”母亲喝了一口水说道。“还有，我们给武汉捐点钱吧，尽点心意！老么，我和你爸来收钱，你负责捐哈。”

儿子儿媳相视一笑。



文艺战疫作品选登
⑰

生命至上

□石泽丰(安徽)

辞旧爆竹还没有点燃，乡邻们还没有把新桃换旧符的时候，我在离武汉近三百公里的宿松县一个偏远的山村，接到了单位的电话，全民防控疫情，作为媒体人也要“逆行”。这是2019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。没有想到，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得如此之快；没有想到，武汉正在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情，正在波及全国。在不停地刷新闻中，我默默祈祷：武汉，挺住！中国，加油！

抗击疫情的这些日子里，我深刻地触到了生命的真相。它脆弱而又坚强，它平凡而又伟大，它在灾难的面前把一个人的意志拧得丝毫不肯放松，甚至不顾死神的光顾。这世上，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珍贵了。这一次，没有一个人肯放弃另一个人的生命。

根据单位安排，我负责联系采访当地卫健委和人民医院。如果说卫健委是所有信息来源把关的最后一道出口，那么，作为收治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医院，则是信息和新闻的“生产车间”。作为一名记者，我更愿意往医院里跑，即使那里有较高的风险，我也愿意跟着医护人员，感受他们如何以医者仁心进行救死扶伤。

医院离我所在的报社只有三百余米。出报社大门向西，横穿一条东湖路，径直走过百荷公园的北园，再越过一条翠柏路，医院就到了。我从医院的北门进去，因为集中隔离病区就在北门边。警戒线醒目，有标牌提示：隔离病区，禁止入内。在警戒线以外，戴着医用口罩的我，看到医护人员身穿防护服，全副武装，忙碌地穿梭在病房与病房之间，即使熟悉他们的人，也分不清谁是谁。感染科主任告诉我，自从患者进入后，这些医护人员就没有出来过。以隔离病区的门为界，外面与里面的人都止于这扇玻璃大门。

立于门外，目视这扇大门，我第一次发了很长时间的呆。一扇门的出现，常常让人在进出之时稍思片刻。它以见证者的身份见证着一个人的选择，尤其是生命之门。医院的小陈接待了我，英俊、能干，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。见到我，他掏出了一沓纸来，笑着对我说：石记者，这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请战书，有一百多封。看着这些亲笔书信，我顿时语塞。那些鲜红的手印如一朵朵鲜艳的红花，在洁白的纸上盛开得热烈。作为一名医生，他们何尝不知道参战的危险，但他们拥有职业的尊严和个人良知，为了救治病人，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。在一百多封请战书面前，无论我再怎么表达，文字都显得苍白、无力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与小陈联系得很紧密。从他那里，我了解到了医院救治患者的更多动态，了解到了赴武汉救援的医护人员的更多信息。

“一转眼，入鄂支援已经一个星期了，很想念你们，希望你们一切安好，我很平安，勿念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我还是咱们科室的党支部书记，没有人比我更合适……”这是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刘晓玲发回的首封家书。小陈同时转过来的还有刘晓玲发回的一张照片。照片中，刘晓玲的脸上印有口罩紧勒的痕迹，她目光坚毅，一股正气直抵人心。此刻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生命竟是如此坚强，她与众多的医护人员一起，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，这力量无坚不摧。

抗击这场疫情，将他人的生命置于自己生命之上的不止医护人员，还有各行各业的人，有千千万万个志愿者，他们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武汉志愿者车队54岁的何辉曾经刷屏，他的职责是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下班。庚子年正月初七，他出现发热症状。正月初十，何辉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平凡而伟大。

不抛弃不放弃，是生命对生命的敬畏，是人性光辉的显现。大自然常以自然的法则启迪人，教人以道与法、尊严和高贵、坚持和守护。

请叫我赵坚强

□廿七

“丫头，除夕了，忙了一年了，回家吃顿年夜饭？你妈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，包了虾仁饺子，还做了你一直念叨的虾滑，我给志勇打电话，叫他接着你一起过来吧，我和你妈等着你们。”大年三十下午五点多，爸打电话给赵艳。赵艳刚处理完一个送诊的病人，她用两个手指捏着手机听完爸打的一梭子机关枪，眼睛一热，眼眶湿了，差一点就忍不住哭出来。她抬起头，抿着嘴唇，张大鼻孔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再缓缓吐出来，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下，才开口说话：“爸，你先和我妈吃吧，我和志勇都值班，回不去了，别等我们。”

爸没说话，手机信号两端的空气似乎凝固了。“爸，新来了个病人，我挂了。”赵艳打破了僵局，挂断电话，戴好口罩，向治疗室走去。“韩志勇，你爱吃啥吃啥吧，我才不管你呢，叫你跟我要脾气，甭想去沾我爸妈的光，有好吃的也不让你吃。”

赵艳一想起在外科工作的丈夫韩志勇就有气，一点也不知道帮她收拾家务，说了他两句，还要脾气不搭理她了，光知道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看电影，啥也不干。本来两人说好一起回韩志勇的乡下老家过年的，可偏偏赶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，医院领导下了通知要求所有人员都要坚守岗位，轮流休息，随时关注疫情发展，要随叫随到。

韩志勇给乡下的爸妈打了个电话，被他爸妈唠叨了一顿，说他进城没两天就不把乡下的家当家了，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，赵艳支他做啥他都不动，把赵艳气坏了，闹了好几天别扭了。

院里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号召报名参加赴武汉医疗救援队。赵艳背着父母和丈夫第一个报了名。报完名出来，科室里跟她同是90后的小吕跑过来，抱住她说：“艳姐，别看你平时挺柔弱的样子，在关键时刻却能站出来，我打心眼儿服你了。”“往后，请叫我赵坚强。”赵艳挺挺胸脯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

科室主任医师柳叶子也禁不住为赵艳竖起了大拇指：“好样的，我为咱们科室有你这样的精英而骄傲啊。”赵艳赶紧收起肆无忌惮的张狂，拘谨地说：“柳主任您过奖了，我们年轻人只有多经点事儿，才能多长经验……”

“经什么事儿啊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”赵艳突然被一把拽了出去，韩志勇气势汹汹地瞪着她。“我知道啊，多危险也得有人去啊，我不去你去吗？”赵艳回视着韩志勇。韩志勇甩掉赵艳的手，说：“这事，你跟我说过一声吗？你跟爸妈商量了吗？他们就你这一根独苗，万一出点什么差错，他们怎么办？”赵艳身子一颤，火气降下来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不是还有你吗？”“我是我，你是你，在他们眼中谁也替代不了你。”韩志勇说。

“没事，他们才不像你这么没情怀呢，准支持我的决定。”赵艳说着，凑到韩志勇耳边又补了一句，“况且，我不是他们亲生的。”“啊……你瞎说什么呢？是不是吓迷糊了？我去找院长说明情况，咱不去了！”韩志勇说着就朝楼上走。

“我坚强着呢，害什么怕啊？”赵艳拦住他，不服气地说，“我才没瞎说呢，爸妈没有孩子，从福利院领养的我，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
韩志勇一把揽过赵艳，喃喃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别再拿话挤兑我了。就算爸妈不是你亲生父母，可把你养了这么大，现在他们老了，正需要你，你可不能出什么差错，还是跟他们商量一下吧。”

赵艳心里一暖，但她马上又绷起了脸，推开韩志勇，冷冷地说：“工作时间你别来扰乱我的工作。不会有事的，快回去工作吧。”

大年初三上午，赵艳穿好防护服，跟随医疗队上了开往武汉的车。突然听见有人敲车窗，赵艳扭头向外看了一眼，韩志勇正举着手咚咚地砸玻璃。看见赵艳朝外看，韩志勇隔着玻璃大声喊：“赵艳，你要平安回来，一年的家务我全包了，不用你支我。”

赵艳看着车下的人脸渐渐模糊起来，唯独韩志勇那一双泛红的眼睛越发清晰。